

元人教曲总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

元人散曲选粹

宁希元 李东文 齐裕焜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145,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书号：10096·340 定价：1.30元

前 言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元曲、特别是元人散曲，一向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近几年来，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各地先后刊行的元人散曲选本，至少不下五、六种，说明元人散曲已经开始为人们所重视。这些选本，在编选旨趣上，虽不尽相同，但在普及曲学知识，扩大散曲的影响上，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元人散曲的整理工作，包括选注在内，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索。有鉴于此，我们编了这个新的选本。

现存元人散曲，据《全元散曲》所录，其间有姓名可考者，凡二百一十二家，所收作品（包括小令和套数）共四千三百一十首。我们这个选本，虽然也兼顾部分比较专门的读者，但实际上仍以普及为主，篇幅有限，只能在百首左右的范围内作文章，不敢过为泛滥。这就是说，要小中见大。希望能通过百首作品的择取，反映出元人散曲的基本面目来。

在篇目的确定上，我们主要考虑两点：

首先，要尽量突出名家和名作，因为它们代表着元人散曲的最高成就，是元人散曲的精华所在。如马致远、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郑光祖、乔吉、张可久等，都是久有定评的大家，对散曲体制的确定，题材的开拓，风格的独创，都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应该在选本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另外，如杜仁杰的《庄家不识构阑》、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刘时中的《上高监司》、钱霖的《哨遍》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自然都在入选之列。总计名家名作入选的篇目，约占本书的二分之一以上。其次，我们还考虑到如何通过这个选本反映元代散曲的基本面貌问题，即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样式作品的搭配问题。如果说名家名作考虑的是点的突出，那么，这许多方面的搭配就是面的照顾。在元代散曲发展的两个阶段上，我们既注意它的前期（金末至元成宗大德年间，约1234—1307），也考虑到它的后期（武宗至元末，约1308—1368）。因而，从金末的元好问，到入明的兰楚芳，按照时代顺序，一共选了五十四家，希望能借此为一些对散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简单的散曲史的线索。在作家方面，除了汉族作家以外，我们还注意到各兄弟民族的散曲家的创造和贡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光

辉煌的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文学方面，元代散曲，较之唐诗宋词，有着更为明显的表现，如贯云石、薛昂夫等，置身于散曲大家之林，亦毫不逊色。其他如李罗御史、阿鲁威的作品，也都各有特色，我们也都在这个选本里给以一定的位置。在风格上，以往言散曲者，大致分为本色与辞藻两派，或者更加细分为三派或四派。对于这些不同的流派，我们不必妄以私意，高下其间。因为，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可取之处的，就无妨兼收并蓄，以便读者能于各派之间，加以比较，探求其不同的特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或者各就其所近，加以采择。其他，在作品的题材、样式和表现手法上，也尽量注意其多样性，以期能反映出元人散曲的基本面貌。

在注释方面，考虑到有些篇目前人从未作过注解，或者虽有旧注我们又有所申说，因而力求能注得详细一些。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基本上解决读者阅读中的困难。为了避免繁琐，注文力求简明扼要，一般不作过多的征引。另外，我们还考虑到古典词曲，由于表现手法比较复杂，虽有注释，一般读者仍不易理解，故多于全句作白话式的串讲后，再作有关语词的注释。

注释条目的确定，除一般的人名、地名、常语、典故外，我们比较多的注意以下几点：

一、元代特殊的方言俗语，一般读者不易明了者：方言俗语，本是人民群众的口语，本来是人人通晓，妇孺皆知，无需说解的。可是由于时代的推移，语言的发展，古代人民的某些口语词汇，今日虽经诸学人转相讲授，仍多留有疑义。元曲中此类现象尤多，更应予以注意。如杜仁杰《庄家不识构阑》散套〔四煞〕曲中叙付末：“裹着枚皂头巾顶门上插一管笔，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知他待是如何过。”末句“知他”二字，很容易使人误解，有些注本就把此句翻译为“不知他是怎样过日子的？”并作解释说这个小丑把脸抹得不三不四，因而替他感到难过。显然是误以“他”字作第三人称解。实际上，这里的“他”字仅作语助用。“知他”，即“知呵”，感叹的意思。《西蜀梦》一折〔油葫芦〕曲：“每日知他过几重深山谷，不曾行十里平田地。”此为使臣自叹每日山路区区，可见“他”字不当别指。又《西厢记》二本第三折〔新水令〕曲：“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个夫人也做得过。”这里是莺莺自叹，亦不应误解为指张生。凡是这一类的语词，我们都于注文中，特为指出，加以必要的解释或说明。

二、元代特定的专门术语，须加笺释者：元曲产生于市井构阑，所以多有一些比较冷僻的市语行话夹杂其间。这些，本来都是流行于社会上某一行业、某一阶层、某一集团间的语词，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通晓的。时至今日，如不为之笺释，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如钱霖〔哨遍〕套〔七煞〕一曲，叙看钱奴尽管“田连阡陌心犹窄，架插诗书眼不瞅。”但他有时还要附庸风雅，冒充高人：“也学采东篱菊，子是个装呵元亮，豹子浮丘。”这里“豹子”一词，多见于元曲。其义当如王利器先生所说为“花俚胡骚或冒牌”的意思，有些注本于此偶失，解为“凶狠”，是不太妥切的。我们可以再举几例，说明这个问题。无名氏《杀狗劝夫》一折〔赚煞〕曲：“豹子的孟尝君，畅好是食客填门，可怎生把亲兄弟如同陌路人！”此为孙二埋怨哥哥孙大，说他是“冒牌孟尝君”。又，《举案齐眉》一折〔（胜葫芦）么篇〕曲：“兀的是豹子峨冠士大夫，何必更称誉！”此为孟光对目不识丁的马舍的讥讽，说他尽管老子做官，他本人不过是一个“冒牌的士大夫”。另外，元曲家高文秀有《豹子令吏干请俸》、《豹子秀才不当差》、《豹子尚书谎秀才》等杂剧，这里的“豹子”，都应该作“冒牌”或“虚假”解。

三、原本所用之假借字，易生歧义须行校改者：“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识假借。”清代学者朱骏声的这几句话说明辨识假借在阅读古书中的重要作用，其基本精神，也完全适用于元曲的整理上。如张可久小令〔正宫·醉太平〕《感怀》：“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环”是“丸”字之假，当据《中原音韵》、《雍熙乐府》、《北宫词外纪》诸本校改。水晶丸，即水晶球。“水晶球子透手滑”，本元人俗语，屡见于元曲。以透手滑的水晶球坠入面糊盆中，自然更是一碰就滚，不可把捉。末二句承上，是在慨叹世人见钱眼开，一个个象掉入面糊盆中的水晶球那样，滑上加滑。文义本来是很显豁的。有些注释者由于不知“环”字为假借，解为水晶环比喻清白而有高节的人；面糊盆比喻当时社会。谓全句是说“好人都变坏了，精明的人碰到金钱也变得糊涂了”云云。这样的说解，反倒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糊涂起来了。凡是这类容易使人发生误解的假借字，我们或据别本校改，或于注文中加以说明，以便读者识别。

四、原本文字讹误，须加校正者：《金元散曲》，主要辑自元明清以来所刊之有关别集和曲选。这些刊本，由于多半出自坊刻，校勘不精，

谬误甚多，虽经历代学人不断校理，至今仍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的注释所据以立论的恰巧是这样的误本，那么，有些说解就很不可靠。因为误字本不可通，如果强为之说，即使新奇可喜，也是不足为训的。如睢景臣《高祖还乡》散套〔哨遍〕曲：“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今所见各本皆不知“纳草也根”有误，或云“也”是衬字，无义，“纳草也根”是指供给马的饲料；或云“也”是“去”的形误，谓系供应去了根的刍草。是草根？还是去根草？二说都不可通，因为“也根”二字本误。《雍熙乐府》此二字作“除根”，较为近是。“除”是“输”的音假，“根”是“粮”的形误。“纳草输粮”，是元明以来民间的口语，反映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主要负担。明初朱有燬《获麟虞》杂剧〔仙吕·混江龙〕曲：“输粮纳草，全凭耕种与锄刨”可证。又，据谱，〔哨遍〕首四句的句式为“六七、五六”两组，故第四句除衬字外，“纳草输粮差夫”，正复合调。今见各本，复多于“根”字作读，遂使本调多出一句，也是不大妥贴的。举凡此类原本文字显然讹误之处，我们都作了校正，并写入有关注释条目内。

以上，是我们确定注释条目时比较强调的几

点。在具体的进行语词解诂时，我们考虑要尽量地顾及全篇，要根据该语词、语句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它们的义解。如马致远《秋思》套〔乔木查〕曲中“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二句，旧本多以“龙蛇”一词谓指碑上文字剥蚀不可辨识。以“龙蛇”来形容笔势，古人有这样的比喻，似乎有据。但是，这样的解释，上句中“纵荒坟”三字就无所归着。我们认为，这里的“龙蛇”，是指墓中人物的品德而说的，是说埋葬在坟墓里的古代帝王们，早已为人们所忘记，谁还能知道他们究竟是龙？是蛇？是有道的明君？还是暴虐的昏君？《景德传灯录》中的两句口头禅：“龙蛇浑杂，凡圣同居”，就是我们作出这种理解的根据。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想再举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

杨立斋的散套〔般涉调·哨遍〕，由于他生动地再现了元代诸宫调的实际演出情况，是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所称引。但是，我们在为这套曲子作注时，发现以前的学人实在误解了作者的原意。有些音乐史家、戏曲史家，未从散套的全部内容出发，仅仅根据前面〔鹧鸪天〕词中“啼玉靥，咽冰弦，五牛身后更无传”几句，匆匆忙忙作出元代诸宫调

演唱“也有用弦乐器伴奏的”结论；更有人据此推衍，提出所谓诸宫调有南北之分，说北用弦索，南用鼓板。孤立起来看，上面所引〔鹧鸪天〕几句，未尝不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杨立斋的〔鹧鸪天〕词，和他的散套〔哨遍〕，本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的说解，必须在词和曲两个方面都能讲通，都能得到相应的补充或说明，才能成为定论。我们是把这一词一曲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解的。既然作者已经在他的散套中明确地指出：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铎敲月面，板撒红牙”（〔一煞〕），那么，他怎么又会自相矛盾的在〔鹧鸪天〕中胡诌什么弦乐呢？元代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铎和拍板，在同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是可以得到印证的。石君宝杂剧《紫云亭》中的女主人公韩楚兰，也是一个诸宫调演员，她所用的伴奏乐器，是“象板银铎”；《水浒传》第五十一回白秀英演唱诸宫调，是用铎、拍板和笛来伴奏的。可见，杨立斋的说法是可信的。

否定了元代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弦乐，我们回头再来看杨词中“啼玉靺，咽冰弦，五牛身后更无传”几句，究竟应该如何解释？

双渐苏卿的故事在金元时期极为盛行，其影响一点也不下于《西厢记》。以这个故事为题材

的几个剧本虽然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有些剧本还有佚曲在。另外，元人散曲中咏及此事的，也还有数十曲之多。充分利用这些年代相近的材料，去解读杨立斋的词、曲，我们想是会比较接近作者的原意的。

先说那呜咽似泣的“冰弦”是何人所奏？《雍熙乐府》所录无名氏〔斗鹌鹑〕《赶苏卿》散套告诉我们，正是那书生双渐。双渐得知苏卿被茶商冯魁带走后，乘船赶至金山寺，于壁上见苏卿题诗，无限悲痛。夜间于“船儿上将冰弦慢理”，感动得“游鱼翻戏，鸾凤声啼，苍龙出水，神鬼惊疑。”蓦然间“一声伤悲，来到根底，见了容仪，两意徘徊，撇了冯魁，怎想道今宵相会。”这一声伤悲，蓦然相会的美人自然是他日夜思念的苏卿了。南戏《苏小卿月夜贩茶船》的佚曲，对此时此刻苏卿凄惋欲绝的心情，作了生动的描绘：“顺风听得琵琶，遣人心碎”。“寻思越痛情，恍惚神不定。如醉如痴，琵琶不忍听。怎知我一别，永不相认！寻思做甚人，拚了一性命”！读了这些曲文，前面所引〔鹧鸪天〕句的文义豁然全通，可以解读为：（大江之上，明月之下），琵琶在呜咽，佳人在哭泣。可惜的是，这样美丽动人的故事，自张五牛死后，再也无人为之传述演唱了。

我们之所以用了较多的篇幅，申述杨立斋〔鹧鸪天〕词的解读问题，目的还是在于强调：注释必须顾及全篇。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力求能作到这点，力求能使自己的解说符合全篇的文义。对某些一时不能确解的语词，我们或在注文中提出一种假设性的意见，以供读者参考；或者暂时存疑，以俟他日再考。

本书所选元曲家共五十四人，收小令、带过曲、套数共一百零九首。除注释外，并附作者简介和说明两个部分。说明一般都写的较短，也没有一定的格式，有的申明曲意，有的阐述作法，有的近乎赏析，有的则略如札记，但多少都和所选作品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另外，散曲本是韵文，有一定的格式和用韵规律，亦未可忽而不讲。我们除于注文内说明每调格式外，并于曲文内用“◎”号标明韵脚，以便读者熟悉了解《中原音韵》的韵部，其于散曲之欣赏或写作，或不无小补。

本书以《全元散曲》为底本，个别地方，他本异文有胜于此本者，则择善而从，加以改动。另外，有些作品的作者主名，说法不一。这是一个一时不易解决的问题，我们姑取一说，不再一一注出。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取资于王季思先

生《元散曲选注》的地方不少，在此特致以谢意。

本书的选注工作，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共同研究，确定选题，统一注释体例。在各自试注的基础上，相互提出意见，讨论统一，写出初稿。具体分工如下：宁希元注释第一部分（元好问——贯云石）；李东文注释第二部分（张养浩——钱霖）；齐裕焜注释第三部分（徐再思以后）。由于齐裕焜工作调动，最后由宁希元、李东文定稿。另外宁希元起草了前言，并做了全书的文字润色工作。

由于我们平日涉读不广，所知有限，本书在篇目、注释、说明各个方面，一定还有不少的缺点或错误，亟望读者予以指正。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元好问(一首)	(1)
小令:〔双调·骤雨打新荷〕	(1)
杨 果(一首)	(4)
套数:〔仙吕·赏花时〕	(4)
刘秉忠(二首)	(8)
小令:〔南吕·干荷叶〕(二首)	(8)
杜仁杰(一首)	(11)
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	(11)
盍西村(一首)	(18)
小令:〔越调·小桃红〕市桥月色	(18)
商 挺(一首)	(20)
小令:〔双调·步步娇〕	(20)
胡祇通(一首)	(22)

小令：〔双调·沉醉东风〕	（22）
王 恽（一首）	（24）
小令：〔越调·平湖乐〕	（24）
卢 挚（四首）	（27）
小令：〔双调·沉醉东风〕秋景	（27）
〔前调〕闲居	（28）
〔双调·寿阳曲〕	（29）
〔前调〕夜忆	（31）
珠帘秀（一首）	（32）
小令：〔双调·寿阳曲〕答卢疏斋	（32）
陈草庵（一首）	（34）
小令：〔中吕·山坡羊〕	（34）
关汉卿（五首）	（36）
小令：〔双调·沉醉东风〕	（36）
〔双调·大德歌〕	（37）
〔中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事（选二首）	（39）
套数：〔南吕·一枝花〕杭州景	（42）
白 朴（二首）	（46）
小令：〔仙吕·寄生草〕饮	（46）
〔双调·得胜乐〕	（48）
姚 燧（二首）	（50）
小令：〔中吕·普天乐〕别友	（50）
〔越调·凭栏人〕寄征衣	（51）

马致远(五首)	(53)
小令:〔南吕·金字经〕	(53)
〔越调·天净沙〕秋思	(55)
〔双调·寿阳曲〕	(56)
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借马	(57)
〔双调·夜行船〕秋思	(62)
王德信(一首)	(69)
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	(69)
姚守中(一首)	(73)
套数:〔中吕·粉蝶儿〕牛诉冤	(73)
冯子振(二首)	(88)
小令:〔正宫·鹦鹉曲〕农夫渴雨	(88)
〔前调〕至上京	(89)
贯云石(三首)	(92)
小令:〔正宫·塞鸿秋〕代人作	(92)
〔双调·清江引〕惜别	(94)
〔双调·寿阳曲〕	(95)
张养浩(五首)	(96)
小令:〔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	(96)
〔双调·折桂令〕过金山寺	(98)
〔中吕·山坡羊〕骊山怀古	(99)
〔前调〕潼关怀古	(100)
套数:〔南吕·一枝花〕咏喜雨	(102)
郑光祖(二首)	(105)